

集部

小畜集卷十八

宋 王禹偁 撰

書

上太保侍中書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上許殿丞論榷酒書

與馮伉書

與李宗諤書

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裁書再拜有言於太保侍中黄閤之下某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後代帝王因而設諫官闕諫垣盖所以順考古道而樂聞已過也舊制諫議大夫五品補闕七品拾遺八品皆畢其秩而薄其俸使無所顧惜而盡其謇諤也國家又以諫官因循緘默為事故詔改司諫正言之號循其名而求其實也非才識兼茂明於政體者豈宜居其位乎某亦何人輒玷是命待罪三館

於今一年居則禄養庭闈出榮奉朝請上無益於國而下有蠹於民乃名教中罪人耳但以聖君賢相共成大化羣材品物茂育長養而不有功力故假此而偷安矣昨奉御札以邊事未寧許百官各上封事為諫官者得不内愧於心乎某因詣上閤陳所見十其五事言外任其人其五事言内修其德且引漢文帝時事迹以為比類所恨不知兵事不遊邊土則外任其人之事皆臆説也適足資帷幄之戲笑矣且

念少若寒賤又嘗為州縣官人間利病亦粗知之則內修其德之說皆實事也用之則朝行而夕効矣然某道孤勢危辭理直切心甚懼焉非大丞相論思之際救援開釋之以來天下言路則斥而逐之猶九牛之一毛也敢露腹以乞嗟憫某惶恐再拜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三月一日左司諫知制誥王某謹致書於淮海薛侯閣下先民有言曰貴視其所舉貧視其所取今天下貴而

舉人者有大丞相在此不復議直以取與之道干於閤
下非為己也將為人也非止為人也又將為道也唯閤
下詳擇焉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於六經
汎於羣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
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之儔也先君嘗為涇原從事幼
而侍行故叅政賈公撫頂歎異以女妻之偉乎賈公能
知人也如是去年冬攜文百篇遊輦轂下兩制司言之
臣覽之振駭僉謂今之舉人未有出乎其右者僕與之

遊甚熟問其居則曰家潁川問其業則曰衣食之具僅以給妻子斯亦聖朝之遺賢吾道之深恥也且念世之服儒冠而得禄者位至尚書則月俸五萬而給長幼者三分有二其下者從可知矣又焉能哀王孫而知國士乎至於分茅土為公侯者僕又希識其面矣惟閣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將軍官而能市義禮賢讀書好古知丁謂者非侯而誰是以裁書薦才不遠千里至止之日幸解榻焉勿使郭代公于襄陽輩獨稱義於前代也其白

上許殿丞論榷酒書

殿丞閣下某聞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也今之所貴皆可言之事有可行之利故不諒名位之相縣不虞樞機之見辱也望閣下留意焉某自前歲策名起家作吏於成武無功無過偶歷一考而國家有長洲之命越江而來涖事亦未浹旬亦嘗聚簿書以閱之則見長洲之民著版圖分地利者止七八千家歲出租錢餘一萬七千緡秋輸賦米復不下十

萬石重以鹽法通商又有加焉其以為賦輿之重出蘇臺五邑之右是閣下舊治之地不待一小吏言而後知也今又聞朝廷以浙江榷酤於民不便比歲多犯禁者是用擇能臣以釐革之是行也閣下知天子不為利也為措刑而愛人也其竊聽輿言以為閣下將取一郡榷酒之數分於編户然後聽自釀而沽諸是亦割赤子之肉飫倖民之腹也其實惑焉且錢氏據十三郡垂百餘年以琛賮為名而肆煩苛之政邀勤王之譽而殘民自

奉也久矣屬中原多事稔小利而忘大義故弔伐之不行也洎聖人有作錢氏不得已而納其土焉均定已來無名之租息比諸江北其獘猶多今若又以榷酒之數益編戸之賦何異負重致逺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諒閣下必不為爾况閣下居士大夫之位讀古聖人之書赫乎大名輝映朝右自當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又非小吏之所及也然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閣下試思之使江東之地百萬家以至子孫受閣下

之賜者在此時矣某縣吏也舉字人之職以責說是非
得失固不自知惟閣下寬而勿罪

與馮伉書

某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也擯斥李吉甫不容於
朝及贄有南賓之貶而吉甫方爲刺史贄之門人故吏
亦皆危之洎到貶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寮見牢相
禮又贊皇公之秉鈞也排逐牛僧孺有循州之責及德
裕南遷竒章公量移在汝贊皇路由此郡而僧孺接之

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嫌隙為意賢哉二君子之操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邪具向以紫微郎兼廷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問於之命而親友間往往相唁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具則獨以為不然且夫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報矣今具於閣下議刑公事也擢第同年也閣下豈以為怨乎雖具之名位才業望忠州贄皇也遠矣而閣下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如吉甫僧孺之為人乎望閣

下覩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窮愁之中少假氣燄則遷

客之幸也某頓首

與李宗諤書

月日商州副使王某謹遣家僕致書於學士足下日者痛僕自京師來辱惠手翰敦勉過厚幸甚幸甚因竊自念某寒士也足下相門也某在罪譴之中足下處嫌疑之地不當如是之至也某自束髮以來與人遊且多矣能不以炎涼為去就者雖貧賤之交固亦鮮得況貴冑

乎豈某之末學小道能動足下之心邪將足下之秉仁執義不以某為累耶若兩不然者何其愛我之深也因恃知已輒復云云唯足下始終留意焉某讀唐史見元和中劉禹錫擬刺播州播非人所處而夢得有母時柳宗元同制貶柳州固欲以柳易播會宰臣裴度亦為啓奏其事憲宗遂移善地書諸信史以為美談至今君子伏裴柳之義而嘉章武之仁也區區之懐實望於此然其待罪來斯未及滿歲固宜慎言動而俟恩宥也今又

妄動者誠以家君七十有五齒髮甚衰生身以來未嘗暫去鄉里頃年前某為長洲縣令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俸祿甚優是時親年方踰耳順子孫婦女聚在眼前尚念丘園忽忽不樂況今年愈衰家愈遠當非肉不飽之際旅食於商山中其為情況不待具言而可知也脫不幸疾恙則地無醫藥何以慰人子之心乎又父母之情惜其幼子家弟少失母愛敘婚甚晚前年某忝職閣下始能為娶一婦今年聞有孫矣而家

尊未及見此所以當食興歎永夕不寐悲咤而不能解者為是也前時家弟自荊南乞丐以來數日而去臨岐聚泣聞者淚下況昆仲三院妻女九人亡者未祔葬生者待婚嫁散於彼者餬口於人繫於此者絶俸於官其為窮人亦無伍也某嘗自計之一歳則僕馬去矣再歳則囊橐竭矣茍至是而量移其能行乎牽復果能起乎靜思熟慮未免一訴然前事之非不敢較辨直以窮苦聞於帝閽所望者移近鄉園少得俸入樂偏親聚窮族

而已斯亦自便其事未知上果從乎訴而不得則無所望也黙而不訴則有所恨也今已瀝懇拜章附遞入奏惟足下極力振拔之某再拜

答黄宗旦書 二首

秀才足下走僕枉書惠顧遷客幸甚幸甚且覩來書之旨似求知於某者何其誤也又以某嘗仕於朝與進士孫何丁謂交二子皆得高第某能知人矣復引人不易知知人則哲之義非知言也夫知人之道惟帝時難敢

輕議哉其向之知二子之文業文者知之非其特知之也是二子取高第者命也其何力之有焉今足下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將知之矣豈止其之一人哉必曰立朝廷司文翰者能以心之公私輕重於後進間則非其之所聞也杜紫微曰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其成名不肖未有所喜懼何不公邪足下誠能知求名者文也成名者命也又何求乎其之知邪又何後乎二

子之名邪某白

又

某白秀才黄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齋書且引孫何丁謂之事求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名入翰林充學士留閣下者二年生未嘗及吾門洎某黜守滁上生復辱書惠文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之高下專以道求於我也甚善甚善覩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

故舍人論春秋書述數千年事迹議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抵諸掌雖古作者無以過此又顔子好學論援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其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於我也厚矣我之於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義誠為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於王矣以史傳較之責錯太

重褒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於其倫又曰人之有過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小人不能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揚雄而已晁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學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錯之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體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伯

者益言漢文止正師納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子亦霸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於王道則遠矣故曰責錯太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人誠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於三叔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

至於夔鄧通爲弄臣放賈生爲王傅感辛垣平之祅而黷祀五帝忽馮唐之諫而曰獨亡閑處邪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褒文稍過者爲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於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爲何如某頓首

答張知白書

某白校書先輩足下辱示籍田賦汙樽銘律賦歌行凡五章且以書至似有所質於僕者何過聽自損之若是

邪豈所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乎僕雖不敏得不為足下少陳梗槩以叶大易同聲之義哉夫賦之作本乎詩者也自兩漢以來文士若相如揚雄班固輩皆為之葢六義之一也洎隋唐始以詩賦取進士而賦之名變而為律則與古戾矣然拘攣聲病以難後學至使鴻藻碩儒有不能下筆者雖丈夫不為亦仕進之羽翼不可無也銘之義本乎鐘鼎孔悝之家廟詳矣謌又雜詩之倫也故書曰詩言志謌咏言又詩序云嗟嘆之不足則

咏謌之此其始也吁哉後人流蕩忘反葢其得也薦宗廟播管絃其失也語淫奔事詭怪而已凡是數者足下盡知之矣僕又申明之者欲足下深識之也僕嘗隸員觀直綸閣者數年矣天下舉公以文相售固亦衆焉如足下之文實亦鮮得況可畏之年日新之業僕安敢測其涯涘乎來書勤拳聊以此報某白

答鄭褒書

某白鄭生秀才足下前年八月僕自長洲令徵拜右正

言直史館既满歳遷左司諫知制誥天下舉人曰以文凑吾門其中傑出羣萃者得富春孫何濟陽丁謂而已吾嘗以其文誇天子宰執公卿間有業荒而行悖者既疾孫何丁謂之才又怨吾之無曲譽也聚而造謗焉以吾平居議論嘗道浮圖之蠧人者乃代為吾沙汰釋氏疏盛于髡褐之徒又云孫何論著以無佛京城鉅僧側目尤甚未幾吾坐朝事貶官商洛謗者得志喉加嚮而舌益滑也明年孫丁俱取高第又明年吾被召赴闕而

謗讟稍衰今春吾自西掖召拜翰林學士天子寵遇任委過於往時而僧之不樂吾者復以前事噂吠吾以為無能為也在內庭果百日而罷然遷秩臨民恩也去近侍治小郡罪也將理裝之官有進士林介者食於吾家七年矣私謂吾曰今茲詔罷貢舉而足下出郡進士皆欲疾走滁上以文求知吾謂介曰為吾謝諸公慎勿來滁上吾不復議進士之臧否以賈謗矣今攜文而來者吾悉曰韓柳也贄賦而來者悉曰裴李也齎詩而來者

悉曰陳杜也復加禮焉謗則彌矣區區者皆是何其韓柳裴李陳杜之多也且吾學聖人之道受明主之知三掌制誥一入翰林以文章負天下之望何其多可易與胷中混混乎無分别之若是邪不如絶之可也介亦以為然既登舟中夕思之心又甚悔夫士君子立身行道是是而非非造次顛沛不易其心吾以一失職而不交賢士斯自棄也下東以來有進士皆接焉數日前得生書讀之因自賀曰向如前謀則失鄭矣洎與生語見生

言訥而貌莊氣和而心謹吾益自喜於得生也退而閱其文句辭甚簡理甚正雖數千百言無一字冗長真得古人述作之旨耳會吾殤生順領中心無憀未遑與生欵生復貽書詆吾斃其言可謂直而不肆者也且出孫氏昆仲在陝郊時送生二序孫之為人剛果公正未嘗輕許可人序生之文情至而義切非生不能致其然也是生之道與孫丁同而命未偶矣吾又欲生謁滁之僚屬生固拒吾曰某數千里來所求見者執事耳詣他人

非本志也又問生之抵滁舟邪乘邪生曰徒步而至豈非不隕穫於貧賤者歟又非謀道不謀食者歟以生之文高行修之如此而患無所立吾不信矣生宜愛其身而有待也生之書首引孫丁之事故吾述其始末文不覺縈生持吾文而往道如孫丁者示之可也茍非其人不獨厚吾之謗也又將窒生之進也生志之七月十三日尚書工部郎中典滁陽郡王某頓首

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為同恩生故僕兄事子之兄父事子之父子之於僕亦弟也子又攜文致書問道於我雖他人宜有答也況子之於我哉然僕頃嘗為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數年矣雖強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是見僕道益荒而文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謫吏頻挫摧辱殆無生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黽勉於簿書間以度朝夕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為子力讀十

數章范然難得其句昧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俗矣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於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於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

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於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

馬若苐取其書之所謂弔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簪者撫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獘也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為文以不同俗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於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

又其文不背經旨甚可嘉也姑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之以學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顯於時也某頓首

又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遠則六經韓文以為證生繼為書啓謂揚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於道而好於古者也僕為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揚雄以文比天

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為雄自大之辭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為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萬物天地異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後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於六經懸為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用於當時又不行於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於伏

義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奥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奥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奥也豈子之文也過於六籍邪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者人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

子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嘆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於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略云儋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此必吏部自慙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劉向

揚雄為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之列於漢書若相如上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揚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奥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有江翊黃者自謂好古僕見文義尚淺故答之曰脩之不已則為聞人今子希慕高遠欲專以絶俗為主故僕欲於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曉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答晁禮丞書

禮丞晁君足下某始識足下時年未冠身未婚逮今四十有四娶妻生子長子復納婦矣足下策名十八載官未出奉常丞青衫白髮司關市之税某擢第後足下一年為尚書起曹郎典大邦被金紫其間又再為制誥舍人一為翰林學士以某之所得較足下之所屈用時態觀之某不為不多然道不行則一也某褊狷剛直為衆所知雖强損之未能盡去夫今之領藩服當衝要者必

先豐廚傳以啗人口勦迎勞以悦人心無是二者雖龔黄無善譽矣某皆不能也唯官謗是待又眼病虚花不欲久視髭蒼髮白老相見逼終日閲纍囚呵胥吏於刑名錢穀重輕欺詐間用機械以决勝負其於文學無一點墨落紙豈吾道之所欲也今得足下書暨東陽西楚文賦二編覽之無斁乃知足下屈於官而大伸於道者也某欿於道而徼得於官者也江都彭門亭里連衷長淮芳草與春色俱緑把袂未期秉筆無頼强食自愛以

侯大來不宣某再拜

上史館吕相公書

月日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齋戒拜書有言於相公執事某累日前以久不修謁求見相府相公以某館中諸生召坐與語某竊不自料遂以書日歷為請相公因及史氏廢墜闕人編修且因國子博士李覺屬以修撰二朝政事某雖對以梗槩曽未畢辭退食徬徨不自寧處何哉古者守道不如守官故以弓招虞人而不進者不

見皮冠之故也某雖不才忝在史職至於記簡牘之事定褒貶之文不為僭也李覺位列國庠當教胄子以詩書禮樂講誦誨誘而已又安得授之史筆哉今館中之士先進者有若銓部員外郎安德裕左司諫兼直祕閣宋泌皆砥礪名節老於文學俾之修撰與論歸焉其於後進十數輩不敢自衒慮有朋黨之刺也在相公熟恭之相公且曰史筆之難有三焉才也學也識也相公豈以館閣諸生才學識見皆不及覺邪則捨此而取彼可

矣若猶未也相公又何如哉況朝行混雜也久矣唯三館兩制非文士不居一旦又輕之盍掃地矣必相公盡至公塞浮議莫若徧召直館與覺聚而庭試以考之則是非較然矣若因而授之取笑千古之下則其恥之相公亦恥之矧相公監修國史得不留意乎干犯廊廟躬俟譴責𠍗惶懼頓首

答丁謂書

學士謂之足下間者遞中書至且與詩俱書之所指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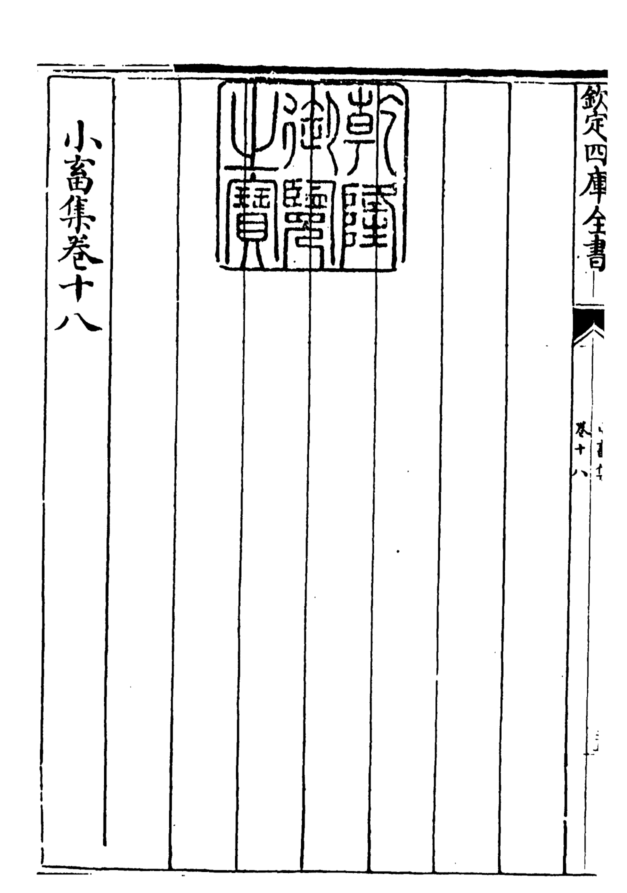
中吾病非謂之愛我不能至是之切也語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此皆古聖賢之旨吾將踐而行焉然書之所謂為善無近名名者公器不可多得云名者吾亦有答焉夫名之於人亟且大者也蓋修之於身則為名節行之於世則為名教名廢則教幾乎息矣且名惡可近邪惡可得邪苟無其實雖欲近之遠矣雖欲得之失矣是以仲尼修春秋以名為主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彼齊

豹者欲得不畏强禦之名而聖人不與三叛人者欲益其惡名而聖人固書之甚哉仲尼之於名之急也今謂之第一進士得一中允而欲與世浮沈自隳於名節竊為謂之不取也又謂吾之去職由高亢剛直者夫剛直之名吾誠有之葢嫉惡過當而賢不肖太分亦天性然也而又齒少氣鋭勇於立事今四十有三矣五年之中再被斥棄頭白眼昏老態且具向之剛直不抑而自衰矣孟子四十心不動養浩然之氣先師五十而讀易可

以無大過吾將從事於茲矣謂吾高亢則無有也何哉吾為主簿一年奔走事縣令為縣令三年奔走事郡守郡守即柴諫議成務也縣令即崔著作惟寧也今皆存焉可問而後知也在三館兩制時倍吾年者皆父事之長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謂之高亢吾其如何哉是蓋以成敗為是非以炎凉為去就者謂之云當吾在內廷掌密命親我者不曰予高亢剛直將不容於朝矣又不當面折其人邪不當庭爭其事邪及吾退而

有是說非知我者也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如予何孟軻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謂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參以為不存遠大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則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舜作漆器諫者不止君豈有明於舜乎事豈有小於漆器乎蓋塞其漸也退之之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參蓋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推管中丞得免臺參

以自觧則曲在紳矣吾又見退之為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弘中廉問江西以吏部鉅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夫如是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强之有者也謂之其少詳焉雖然謂之之親我昆弟不能及也吾敢不多謝而自悔焉東閩風土與中土異善飯自愛是吾心也月日某頓首



小畜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小畜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盛惇崇

小畜集卷十九　　　宋　王禹偁　撰

序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周易彩戲圖序

中書試詒臣儀和御製雪詩序

雍熙紀號之四年冬十有二月寶圖大昌歲律將暮日窮次而月窮紀方及送寒車同軌而書同文咸歸大化五行以之順序六氣以之和平繁雲翳空密雪飄野至誠攸感爰當大蜡之期上瑞斯呈何止小康之兆乃始也陰風淅瀝微霰悠颺散五穀之精華潤三

農之畎畆上林未暖而花發禁柳不春而絮飛星榆之華下青冥琪樹之蕊飄滄海點綴於五城雙闕飛翻於三市九衢溟濛而遠蔽耕耘凌亂而光生御座天顔怡悅臨軒乍淌於重瞳民心乂安在野惟聞於鼓腹則有天禄石渠之士鴻筆麗藻之臣覩是休祥聿陳歌詠風雅作矣見王化之興隆物情誘之動詩人之滌思同稱聖感互達天聰皇帝樂善忘疲誨人無倦詔令向所進者咸可屬而和之塤箎之韻相諧

鞴韛之華交映虞謌魯頌鏗鏘俱合於聲詩王後
盧前顏脫各呈於鋒鋭賡歌既罷睿鑒尤嘉於是宸
睠曲迴王言煥發示天心之善誘降御製以作程稱
賞良多激勸斯在遂使四方文士不敢言詩五牓門
生咸思閣筆夫如是則周穆之詠黃竹秖因陰沴而
興懷漢祖之歌大風但以壯士而為念未若我六出
之瑞不愆伏於天時四始之興乃形容於盛德而又
賜以聖作耀乎人文是可以播大宋之樂章躋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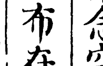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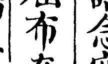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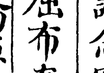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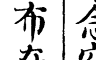
代表聖人之能事糠粃百王且夫其言七同七星之垂象其句八同八音之治世其韻四若四時之成功有以見睿哲文思不徒然矣宜乎編羣彥之什附一人之詩煥此昌期傳為嘉集俾夫千古而下六義孔昭且知文物之大興君臣之相合也不其盛哉臣稽古寡聞效官無績荛廷擢第雖有玷於科名吳郡字人實久抛於筆硯荐兹盛事頗媿非才亦猶清廟有儀必覆之以茅屋錦袍在御或尚之以褧衣幸獲紀於文明庶有光於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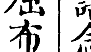











吏臣謹序

三諫書序

臣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稽古道而行況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獘者乎臣遭遇入朝叨竊名器吏直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痛直道之難行放逐以終而詞氣不屈布在方策千古如生苟舉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

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以搢紳浮競風俗澆漓率多躁進之徒鮮聞篤行之士不移舊俗漸紊彝倫臣故獻劉寔崇讓論其二以齊民頗耗像教彌興蘭若過多緇徒孔熾蠹人害政莫甚於斯臣故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選舉因循官常隳紊署置不已俸禄難充但蠹疲民罕聞良吏臣故獻杜佑併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闊亦欲使昔賢遺恨獲自徹臣前代遺文興於聖主者也每篇之末臣别有起請

條目指陳時病稽合前文庶引古以證今必朝行而暮復又自立問難綴於終篇斷在不疑以絕浮議待罪之至引表具焉

東觀集序

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與位并則敷而為業臯陶益稷謨伊訓之類是也道高位下則垂之於文章仲尼經籍荀孟揚雄之書之類是也洎三王道喪五伯風行有位之人以彊兵為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辯為文章

雖兩漢遏其頽波而六朝蕩其餘燼天未厭德付於李唐然而三百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者貞觀開元文章之盛者貞元長慶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企及三代其惟聖朝我法天崇道皇帝之宅天下也守堯之仁躬禹之勤奮成湯之武闡姬昌之文仁以布政故兆民之心歸焉勤以開國故九土之貢入焉武以定亂故奸雄䟦扈弭焉文以化俗故詩書禮樂行焉是以儒教興賢臣出事業昭於上文章燦於下德生民而未有道與皇

而比崇天下文明我弗多讓然而漢文之代賈誼之道不行元和之間李賀之才自天天弗與命位不稱才豈曰無時亦將有數故著作郎直史館羅君之謂乎君諱處約字思純其先京兆萬年人曾祖家長安令家弟袞有文學大名歴事僖昭二帝入梁為諫議大夫有文集行於代祖僅萬年令父濟皇朝太常丞處約九歲能賦詩十三通經義尤長於易故所為文必豨乎道二十六御前擢進士第觧褐宿州臨渙簿再命蘇州吳縣宰得

大理評事雍熙中被名赴闕試文於相府制授大著作直太史氏面賜銀章朱紱以榮之明年乘使車將帝命按獄訟於江浙採風謠於湘潭舉善發姦不避權貴雖被劾者側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月卧疾終於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儔也友人翰林學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某以布素之交哭之慟收其遺文灑淚編次勒成十卷以其終於史目為東觀集總謌詩賦頌私試五題雜文碑

記書啓序引表狀祭文凡數百章十萬餘言其間有東皐子瑅義帝碑録希夷子言書野叟壁數篇極乎天人之際者也味其文知其志矣噫國初已來才有餘而位不至者若壽光李均襄陽𥨊風從事郭昱太常博士董淳太子中允顏贄斯皆賫志没地垂之空文異日國家詔史臣修文苑傳此數人者不可遺也使處約之名與之同列文亦無愧行又過之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賢之盛也故弁序其官氏拜章進御乞付三館亦所以備史

筆之闕文也

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皇上省徽號之明年春正月尚書郎直樞密上谷寇平仲葬先正少卿於西雒君命也外姻同位飲而餞之咸以為哀榮之極矣初少卿之終也平仲尚幼葬是以緩洎平仲十九登進士第三遷得佐著作尹成安縣成安大名之屬邑大名少卿佐幕之地也親友間有以葬事為請者平仲曰未也於禮子為大夫父為士祭則大夫

葬則士吾先人以懿文茂行中甲科遭時亂離終於下位今吾雖為王官尚未通籍苟贈典不及則吾先人陪臣矣若以士禮葬之吾弗忍也且非所以顯吾親而成吾孝耳議者聞之曰寇氏果有後於宋乎其志大也越明年遷殿中丞循恩例也時夏師未復兵食頗艱乃詔平仲使西北邊歸上便宜因得名見試禦戎論稱上旨制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且以邦計之地吏緣為姦轂史筆之才試奏刀之利君子不器斯之謂與會詔下百官

各言邊事平仲慷慨拜章極陳利病天子壯之不數日擢拜虞曹郎眞於密地尋以天官之職委焉出領銓衡入備顧問揚清激濁物論多之既而有司以平仲貴爲侍臣當贈父母故少卿太君之命並行焉平仲於是卜地開阡擇日請告上可其奏贈禮有加翌日别兆階趨洛汭金印紫綬白馬素車且護先太君之神柩附焉禮也君子曰少卿之積善餘慶也既如彼平仲之遇主榮親也又如此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少卿有焉經曰立

身揚名以顯父母乎仲有焉彙公著位明庭弗克會奘

盍各賦詩取白華之義謂孝子之潔白乎直鳳閣王某

序以冠其首云

送張詠序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縣有

政聽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禄微弗

足自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

外之旨故命郎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

其禄益欲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之言淵明起折腰之歎儕胥伍吏區區於風塵間遂使抱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苟縣政有闕率曰吾將罷兹邑而適他邑烏用華馬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此民而涖他民烏用易焉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無所惜馬風行雷同寖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之故也將拯其獘非聖人孰能制乎宋

天王嗣位之五載親選貢士分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闕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專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於文王乎清河張詠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竒節釣魚侍膳外讀書無虛日秉筆為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上中選將我王命莅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亦孔之

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樓白雲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琴足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峩媚其戶牖鱠得魴鯉菓多橘柚吏隱於兹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云爾

送鞠仲謀序

皇帝嗣位之五祀余始隨計吏識鞠生於場屋中是歲余與生俱為御試所詘脅别輦下邈無音塵八年春余

第中乙科生以家艱不預於選閱同年之籍不下二百人無生之名為長太息矣洎余解褐掌簿書於成武句縣即隋之戴州也庭有頑吏士無秀民或通刺而來者皆腐儒也以是供吏職奉晨羞外經旬浹月未嘗與人通而生獨叩扉而來余既喜且媿益喜生之命駕而媿生之未祿也問其行則曰哀瘵之中不敢事筆硯而事家產姑以卜葬為事耳曰某之先考洎季父俱以游宦終於理所今悉扶護而歸將祔於故里且出中諫蘇公

德祥餞行文序以示余夫蘇公天下之名士也非生之博雅篤行又烏肯序以褒之且述生自申抵陝歷河陽下洛都由浚郊而東至於高密迂行曲逕殆近萬里非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孰能與於此乎余因念家本寒素宅於澶淵梁季亂離舉族分散叔父没於兵而葬雷夏伯父没於客而葬博關太夫人又旅葬於濟當時未名以乞丐自給無立錐之地以息幼累況殯禮乎今兹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況塋域乎一旦

覩生之行事良可慟哭噫堂有嚴君徼得月俸以奉甘旨則生之幸民也野有露骨無土地以厝窀穸則生之罪人也誓將積餘俸市高原捧土起墳爲骨歸葬以繼生之行事則所願畢矣辱生之來起余以不匱之志受恵多矣生之門第文學已備蘇公之筆故不書但感慨而序云

送孫何序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

捨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
弊復古宜其有鬪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
守文垂三十載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
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
為己任蓋亦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先是余自東觀移
直鳳閣同舍紫微郎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進士孫
何者邪今之擅場而獨步者也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
以生之編集惠余者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

落落然真韓柳之徒也其閒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謂儒家者流非出於司徒之職使孟堅復生亦當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又徐偃王論明君之分窒僭之萌足使亂臣賊子聞而知懼夫易之所患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謂見霜而知氷矣樹敎立訓他皆類此且其數千萬言未始以名第爲意何其自待之多也余是以喜識其面而願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闕下即過吾門博我新文且先將以書猶若尋常貢舉人恂恂然執先

後禮何其待我之薄也觀其氣和而壯辭直而溫與夫向之著述相為表裏則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行生實具焉宜其在布衣為聞人登仕宦為循吏立朝為正臣載筆為良史司典謨備顧問為一代之名儒過此則非吾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余非多可而易與者也凡百君子宜賀聖朝得賢吾道之不墜爾

送丁謂序

主上躬耕之歲僕始自長洲竿被召入見由大理評事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是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議之餘歷覽忘怠然有視其命趣而罷者有讀數句而倦者有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可采其賦則無有也或賦可稱其文則無有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況宗經樹教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大得六經旨趣僕因聲於同列間或曰有濟陽丁謂者何

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且渇其惠顧於我也今春生果來益以新文二編為書以投我其間有律詩今體賦文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閫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於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由是兩制間咸願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

乎哉學之富人也豈貲也乎哉今之不勤於道不力於學而望人之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

送王旦序

聖人籍千畆之歳元老膺三入之命王澤大賚廟謨惟新有善必興有惡必去廼放鄭俠以肅京輔有以見善人為邦而不善者遠矣言念圃田擇賢而治用禦暴横是資循良先詔侍御史范陽盧公牧而撫之次命殿中

丞瑯琊王公通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貳卿之子也以雄文直氣揚其父風以儒學吏才張為國器是行也所任雖小而所委重大西門秋風北闕行色四牡夙駕五馬迎郊朝僚知其得賢郡人歌其來暮右省諫官王某蹟鄭民之旨為詩文以送焉辭曰昔我鄭邦厥守不良厥佐吐剛吾相疾之吾君竄之我民用康今我鄭封其守惟公其佐惟通吾相僉之吾君命之我民其豐滎澤之獸溱水之魚泳爾清流毓爾豐芻不弋不

綱與民同蘇匪我聖君匪我相臣綦昌去兮賢昌舉兮
草我苦兮為樂土兮

送戚維序

崇位厚禄人心弗欲者鮮矣然取之不以道昔人不貴
焉是知學古入官沈於下僚者非君子之恥也監官戚
君始以儒雅受訓於庭復以文學策名於國終以廉平
莅事於官下筆到古人誦書得聖理家門嗃嗃敦大易
之象覩族熙熙有邃古之風士流之家仰為模範用是

而進雖位未崇禄未厚固不為恥耳自釋褐已來麋郡曹沈邑佐顛躓窮苦者二十年晨夕芳鮮曾未快志況温飫妻子乎去年叅常調選於天官始授郡主簿輦親挈子來即譙亳修吏職外日得以俸給躬薦甘滑綵衣煌煌色若自得古之稱孝子者殆將無愧今年秋國家以蜀之令長闕而未補用是有遂寧之命公不以遐適為念而以違養是患且曰退耕無田則伏臘寅酉其可虞乎進而取禄則温凊喜懼得無思乎潘羊其羸進退

安據復自念曰與其千里負米孰若五斗折腰者邪一旦捧天書稟親旨拜乎北堂膏車西下白華在咏心其搖搖劍關倚雲遐指天末名利之役其若是歟噫導一人之澤福百里之民亦足行乎道也食有道之禄及高堂之親亦足光乎孝也割慈去里無膚介懷矧皇朝平蜀已來宰邑相望於候館是以宋紫微由小著往楊侍御自拾遺出是役也安知遂寧不為大來之朕乎行哉勉旃勿以銅墨為媿耳

送譚堯叟序

古君子之為學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義而已用之則從政而惠民捨之則修身而垂教死而後已弗知其他科試已來此道其替先文學而後政事故也然而文學本乎六經者其為政也必仁且義議理之有體也文學雜乎百氏者其為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未深也是以取士衆而得人鮮矣官謗多而政聲寢矣吾友殿丞譚公其近者歟讀堯舜周孔之書師軻雄韓柳之作故

其修身也譽聞於鄉里其從政也惠布於郡縣先是公
解褐得廷尉評尹邵陽縣湘民受其賜再命得通判犍
爲郡蜀吏畏其能會天子欲廣視遠聽黜幽陟明詔廷
臣之親信者採風謠於蜀部復命之日奏公爲理最亦
既受代丞相以名聞且將名對有日矣丁太夫人憂公
聞訃號絶見星而行泣血三年不交人事君子以爲知
禮服闋循常典除佐著作翌日有司舉舊事以言制授
殿中丞旌善政也議者謂公必直東觀爲史臣立一家

之言垂千古之誡斯當仁矣而襄陽大郡通理歳满執事者以公塞詔焉人以為滞才公以為得所蓋將葬父母植松楸畢婚嫁備榛栗焉然後邵陽楗為之化復行江漢恵加於俗政聞於朝則排金門上玉堂豈為晚也同雲四合臘雪將下醵酒叙别得無言乎

送牛晃序

今天下之士由科試入仕者以第進士為美名隷京官者以游三館兩制為近職釐外務者以任刺史二千石

爲親民語名郡者以丹陽爲重地疇能兼之吾友隴西
牛君有是夫君嘗倅貳郡牧一州所在稱理有龔黄之
政焉又嘗佐秋官詳庶獄事無枉撓有于張之風焉游
館殿専筆削褒善貶惡有班馬之辭焉好風什多吟咏
寒苦清麗有元白之思焉求外官能得大郡向所謂美
名近職親民重地者君兼而無媿矣君是行也上有垂
白之親下有趨庭之子家人嗃嗃而内輯兄弟怡怡而
外和含飴矣孫盡高堂之樂腰金拖紫居百城之長爲

儒之榮至矣爲子之道光矣其當報吾君而惠吾民者乎勿使採詩者聽伐檀之刺也

送李巽序

古者設關所以禁末游爲市所以通貨殖後世因而有稅焉亦以資國用而佐地征也歴代便之未嘗或改舊制皆委郡縣署胥徒以掌其務故侵漁自奉利入於下割剥公行怨歸於上不有釐革孰爲經久國初已來始用儒臣以莅之錫之皇華尊其任也委以利柄觀其器

也是以周行之士由此而進焉端拱元祀夏六月詔以光禄寺丞李君督婺州關市之賦遵歴試也君建陽人少以文章干禄江表神德平吳之六年皇上嗣統之三載始隨計偕求試於大宗伯君尤善辭賦得貞元長慶時風格如土鼓蕢樓數篇皆辭理精妙出人意表故秉筆者許之僕時在場屋與之游者凡三年同登乙科交分益至是以君之文行可得而熟矣宜乎立丹墀奮鴻筆作邦家之秀為搢紳之光而適海隅釐冗務者何哉葢

建谿婺女實鄰境也君離邦去里自閩之蜀官歷再命年將一紀堂有親老室有妻子是行也道未暢於國孝可成於家也士君子聞而榮之噫行道之要利不如義立事之幹義不如利昔君佐管城宰晉原撫民人親稼穡非謂義乎今君奉朝命臨外司歛關征助經費非謂利乎義以行之利以幹之政成歸朝何攸往而不濟上國殘暑江天早秋凉風入懷儁物在目郡守迎勞鄉人詠歌徵四牡以讌使臣唱白華而延孝子梶軺車於故

里侍板輿於任所有道之禄得以及親無外之時得以聚族綵衣奉養何樂如之至止之日為我登八詠樓賦新什以寄遠即嘉惠也懷安敗名樂不可極仲權其志之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吾讀兩漢書見制語宣下未始不以舉孝悌力田為急宜其風俗淳厚宗社長久矣今天子大孝如舜至仁如堯聦言霸圖純用帝道然而乘五代之疵國化百年之

汚俗以為非孝悌不足以敦本非旌表不足以勸民南昌舊都胡氏大族一門守義四世不析乃降詔命旌其里閭聲聞於天風化於下大哉聖人之於孝治若是之亟也自爾胡氏登進士第者二人授助教者一人今歲壽寧節胡氏子有獻華封之祝者上益嘉之制授試秘書省校書郎面賜袍笏勞而遣焉且頒御書以光私第由是有位於朝有名於時者校書皆刺謁之且盛言其別業有華林山齋聚書萬卷大設厨廪以延生徒樹石

林泉豫章之甲也顧得詩什夸大其事自舊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幾人詮次綰紀燗然成編再拜授予懇請為序夫南陔白華古詩人之美孝子也有其義而亡其詞仲尼存其篇子夏序其意束皙補其文況身被皇朝之化目覩孝門之事有是歌詠播於聲詩而序引無聞文士之闕也且使後之採詩義觀國風者將何取實焉時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序

周易彩戲圖序

先師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此言心無所據則淫慾生焉故雖博奕可也自博而下戲之雅者有李郃彩選士子多為之復有叅陰陽家流列神仙之事為銷夜選仙圖者亦行於世葢為戲不同同歸於無益也戲而有益者其周易彩戲圖之謂歟同州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岐君貢登進士第尚奇好古獨行寡合文學之外尤耽易象善戲善誘製為此圖取大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除乾六爻

君象也人臣不敢為戲自餘每爻當碁子一路爻有吉凶子有賞罰遇謙謙君子者終局有賞而無罰遇以訟受服者終局有罰而無賞周旋曲折至於大方此圖勢也以骰子二隻得陽九陰六之數者先之此局例也又以黄裳元吉人道之共美遇之有不争而勝矣以至龍戰於野其血玄黄則贏輸未可知也得陽九之數者勝焉故起於屯而終於坤也俾夫消息盈虛之道吉凶悔吝之理談笑抵掌斯須不離易象不習而自精人心雖

戲而無蕩大哉岐君之用心也可與投壺鄉射揭而並

行比夫雜戲遠矣好事君子得不家藏而時習乎

小畜集卷十九

小畜集卷二十

宋 王禹偁 撰

序

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馮氏家集前序

皇華集序

商於驛記後序

左街僧録通惠大師文集序

送徐宗孟序

送江翊黄序

詒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臣聞周文靈沼詩人著魚躍之詞漢武横汾史氏載鴈歸之什義存小雅語煥青編屬在昌朝繼兹盛事我法天崇道皇帝誕膺駿命先啓鴻基當千年下武之期為一代好文之主皇墳帝典窮步驟於宸機壁宿奎星煥文章於御筆然而動循禮法志尚憂勤來

燕來宜式叶凫鷺之詠茀灑茀掃恐招蟋蟀之譏於時淳化之年暮春之月蓂莢初生於一葉牡丹乍折於千苞乃台侍臣爰開曲讌入内園而洞啓望綺席以霞舒風遞鳴梢乍見七香之輦波摇水殿齊瞻八彩之眉歡呼方到於軒墀侍從共登於欄檻親承睿旨競剪宫花露濕冠纓表君恩於湛露香籠襟袂雜帝座之天香次臨積翠之池咸舉不綱之釣忽宣奇韻俾賦新詩既奉詔以援毫各爭妍而構思天顔咫

尺强叩於蕪音聖語褒揚實同於華衮俄頒御製復
見宸蹤兼堯舜禹湯文武之才備鍾王歐虞褚陸之
體詠歌無斁傳玩為榮怳若夢中入閬苑瑶池之景
渾疑天上得金簡玉字之書既而尚輦更衣保章告
刻觀乳魚而罷釣自契深仁思中鵠以為娱未忘習
禮於是奏騶虞之節挽烏號之弓振振盤石之士子
赳赳登壇之將帥心平體正發金鏃以無虚日駭神
驚捧金罍而獻壽堯樽瀲灔舜樂鏘洋合經義於五

䆁自同往哲逞雄心於一家堪誚前王不醉無歸盡歡而罷越明日復出御製賞花之什五章章八句十章章四句首示輔臣次傳近位文含五緯韻叶八風鏘乎治世之音大矣經天之作雅頌之道雖易俗而移風元首之詞亦君唱而臣和讓章雖上宸旨弗移況兩制三館之臣幸當文治美千載一時之盛寧寢頌聲各進數章共成一集雖羣星向日更無增彼之光而衆草偃風亦助穆如之勢其間有燃其欲速既醉成篇或體律未諧

或風騷無取上咸令甄録曾不棄捐亦猶朝百谷於滄溟未嘗辭露會九江於雲夢足得包荒臣叙事非工言詞鮮妙五吏寫詔無王勃之雄才百僚和詩非太真之高等久在育材之地躬承善誘之恩用紀文明輒為序引書之國史何慙天馬之歌垂作人文不愧景龍之集

謹序

馮氏家集前序

仲尼以三百篇為六經之首以其本於人情而基於王

化故也然而删其義次其章繫乎國風雅頌而已不顯乎人之氏族也洎卜商作序篇之首始或著焉若鴟鴞之什直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遺之蕩之什又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雲漢之什亦云仍叔美宣王之類是也其餘或稱國人怨而作是詩或稱大夫刺某王某公也故詩人名氏闕者多矣逮乎離騷則自云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後之人故知其為屈平也且夫删詩無聖人序詩無子夏採詩無

古官則作詩者得不以家集自見乎葢存其詩人可知矣察其人國可知矣詩之集也豈徒然哉亦國風雅頌之遺制耳馮氏家集者故江南常州觀察使始平馮公之詩也公諱謐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壽春當李氏之建大號也公之長兄某實為國相公亦以文章器業歷踐清顯典掌誥命出入臺閣者數十年然以氣直道孤嘗被放棄進退以道識者是之周顯德中將平淮甸公以祠部貳卿為東都副留守江南以揚州為東都王

師之平維揚也公督勵士卒堅守不下竟以援兵不接城陷而來世宗一代真主素聞公名見而竒之曰忠於所事名節之士也擢拜太府卿留闕下三載公朝之暇與中朝卿大夫以詩酒自樂篇詠間發傳於人口今首台李僕射方掌内制與公卜鄰投分頗厚故集中有贈李學士詩云鄰居纔十步交分已三年既而江南割地内附願比藩臣世宗許之因授公尚書刑部侍郎且令持節歸國南轅之日搢相賦詩一首書羅巾以贈之公

答云羅巾揮逸翰送我出夷門保惜安懷袖流傳與子孫其與時賢相知也如此公既歸故園慨然有挂冠之意李氏待之益厚不得已復授中書侍郎歷吏部尚書遂有毘陵之拜實以某年某月日終於位太祖平吳之歲金陵罹於兵火士流之書益煨燼矣隷公府者僅有存焉初公嘗以所業文集獻於本國至是亦入貢矣為下撰相賜得公詩集張本俄而公之諸子歸於朝廷首台猶為翰林承旨見公之子弟憮然有故人之念且徵其家集焉對

以兵戈之中喪失殆盡相國歎息久之且曰上嘗以江表圖籍賜於近臣時太祖末年故云上其獲先君子詩一編凡百餘章常耽味之混同已來俟得全集今盡亡矣子孫何覬焉遂出而付之因得傳寫於昆仲間公之季子太子中允佖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官來商於仲咸方佐是郡居一日携家集相示且具道其始末焉某再拜而受之三復而閱之見其詞麗而不冶氣直而不訐意遠而不詭有諷諭有感傷有閑適落落

馬鏗鏗馬眞一家之作也惜乎公之文不可得而見矣
公之詩幸可得而傳矣公之志從可得而知矣匪獨藏
於家亦將行於世後之人有如吳季札者國風可辨也
有如韓宣子者周禮可見也豈徒錄遺文彰餘慶而已
哉程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李相之謂乎周太史曰
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馮氏之謂乎盛乎哉公之長子
僎今泰州海陵令次子侶國子博士並文學策名於江
左次子儀岳州推官次子价渝州從事暨仲咸皆登御

前進士第與夫諸弟諸孫奉其裘服名教詵詵濟濟馳騁於好文之代庸詎測其涯岸乎夫如是則公之負偉才遇多難入為王官終於陪臣位雖至而道不行矣天其或者貽於後嗣而行於聖朝耶君子是以知馮氏有後於宋矣某忝同年之顧覽文人之作敢序梗概少揚休美庶埀於不朽焉先是公之孫元度自序先集附於篇末故某之所述特曰前序云時淳化三年正月五日

皇華集序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肆覲羣后觀省風俗黜陟幽明而已後代沿革命使巡行兩漢已來其任尤重非稽古有識之士不得與焉皇上黜霸道立民極褒拔秀茂闡寧黎元以爲四海之大蠻夷殊於華夏非號令則教不被兆民之衆惸嫠困於豪右非詢問則情不達百方之廣循良雜於苛暴非考覈則人不勸舉行幸之典慮供億之勞乃詔輔臣精擇邦彥按郡國之政張朝廷之威

名于延英授以密青膺是命者凡若干人濟陽丁君實使閩越君始以文學高第進復以政事課最聞朝僉曰然帝命惟允君之出也名賢惜其去天子重其任惜其去者以為書典謨備顧問惟君稱其職矣重其任者以為八州之政萬里之俗非君孰可使矣於是黄樞密勿之臣青宮調䕶之客兩制三館造士名儒咸賦詩以送總若干首今春赴朝集之期奏風謡之事虚懐見納前席移時黜者無怨言陞者無異議盡以民瘼達於帝聰

上心豁如咸可其奏重慰遠俗勞而遣之都門祖行郎
席探韻又得若干首合爲一集播於四方道出維揚以
序爲請敢徵古義命曰皇華年月日序

商於驛記後序

有唐都長安三百年商於爲近輔地望雄劇亞於同華
其擇用郡守皆尚書名郎暨諸寺少列入拜中丞諫議
者往往有之自大歷貞元之後王室微弱李希烈陷大
梁李錡繼叛由是汴路或不通焉吳越江淮荆湘交廣

郡吏上計皇華宣風憧憧往來皆出是郡葢半天下矣故郵傳之盛甲於它州㑹昌中刺史呂公領是郡新是驛請翰林學士承旨戸部侍郎韋琮文其記太子賔客栁公權書其石秘書郎李商隱篆其額皆一時之名士也觀其文不獨記斯驛之盛大率頌呂公之政耳自唐風不競鼎入於梁長安廢為列藩商於化為小郡軺車罕至傳舍孔卑古驛無餘遺文空在運歴五代時踰百稔痛乎呂公之政事三賢之文章世莫得而聞也皇宋

淳化三年詔太子中允始平馮公知斯郡才大務簡居多閑暇一日讀商於驛記見數字刓缺慨然嘆之且慮碎於樵牧之手亟命移徙立於使廳四賢之風想像在目俾夫後之好事者模印傳寫無翼而飛自馮公始也馮公名伉字仲咸嘗策名於江左歸朝由同州户曹掾舉進士得御前第某之同年也式序始末題於石陰吕公記不書名蓋貴之也又惜其今之人弗遂知矣地僻無書未獲討閲俟學唐史者補其闕文某年十月十九

日序

右街僧録通惠大師文集序

釋子謂佛書為内典謂儒書為外學工詩則衆工文則鮮並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贊寧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瑁考審皆隱德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已卯某月某日生大師於金鵝山别墅時梁貞明七年也武肅王錢某專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

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王薨文穆王某嗣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某宣德節度偡奉國節度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驥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於光文大師彙征授詩訣於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為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

謂之文虎大師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三虎焉
置本國監壇又為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脩明緇徒
整戢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攜版圖歸國大師奉真身
舍利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名對滋福殿延問彌日別
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惠故相盧朱崖深加禮重叅
知政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為恭謹八
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御之
日璽書襃美居無何徵歸京師住天壽寺叅知政事蘇

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太一宫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嶺聖賢録又集聖賢事跡凡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録先是故相文貞公懸車之明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傅九老之會得舊相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金吾街仗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

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
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馬文貞公將讌於家園
形於繪事以聲詩流詠播於無窮會蜀寇作亂朝廷出
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大師
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於本國歴武肅文穆廢王忠懿凡
四世於朝歴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泰晉高祖少帝
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
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上凡十五朝而

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敘引未立猥蒙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别録凡内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因徵其世家行事備而書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於兹取信云

送鄭褒序

閩人鄭生成之舉進士來輦下會詔罷去枉趾滁上是歲日官置歷閏在孟秋暑之煩酷於前一月為甚其性

不能耐熱每見生不表絺綌而出且慮生怒其之失禮生退則卧涼軒更僕交扇而流汗不減因留生俟秋而行生曰褒有母且老向之去數千里别數百日者欲干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褒之在母左右也今詔已下將及閩及閩則鄉人必以告_句吾母必筭程數日以待褒也後一日即貽母之憂用是不敢聞命矣甚曰生其純孝歟昔潁考叔以遺羮之意感鄭莊公丘明美之其無怙恃不足以應生教為生泣而賦詩亦足以警世之

為人子者

孟水部詩序

余總角之歲就學於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其中有絕句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曽絕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余固未知誰氏之詩矣及長聞此句大播人口詢於時輩則曰江南孟水部詩也游宦以來求其全集卒不可得咸平己亥歲余自西掖出領齊安未幾詔除太子中舍孟唐為黃州司馬

訪其氏族即水部之子也因捧其家集且請為序水部諱賓于字某生於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并州隔萬山吾家鄉難謫郴連幼擅詩名吟咏忘倦後唐長興末渡江赴舉岐帥李泰王嚴館於門下晉相和魯公凝禮部王尚書易簡翰林承旨李學士慎儀刑部李侍郎詳咸推薦之由是詩名籍甚游舉場十年故有十載戀明主之什凡八章五上登第故詩云兩京遊寺曽題牓五舉逢知始看花晉天福甲辰歲禮部侍郎蒙門

人也尋以拜慶就養歸於長沙時馬氏專據湖湘大開
幕府遂以賓席麽之俄出為永州軍事判官歷陽山縣
令漢乾祐末馬希光兄弟鬩牆尋戈不已江南李氏命
邊鎬為將以兵陷湖南盡俘馬氏之族於建康水部遇
亂無依攜光啓年縣印歸於金陵李氏方僭稱唐得之
甚喜故有水曹朱紱之命頃之辭歸玉笥山著道士衣
吉州高使君奏為郡倅不得已用冠褐就職旋歸舊隱
是時江左士大夫若昌黎韓熙載東海徐鉉甚重之會

高越以江南命使迴嶺表訪其所居同舟而出强起為豐城令既而引去嬉遊吟嘯者二十年老求致仕得本曹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江南以洪州為南都）太祖平吳以老病不任朝謁聽還故里後以令終有金鼇集者應舉時詩也湘東集者馬氏幕府詩也金陵集者李氏詩也玉笥集者吉州詩也劍池集者豐城詩也總五百五首今合為一集以官為名蓋古之詩人多求水部何遜張籍是也唐之詩流多出孟氏浩然東野是也況姓氏官紀

華於一家又其沒後二十餘年得余為序是以振令名而雪遺恨也至於雅澹之體警策之句知詩者開卷可見矣此不復云

送薛昭序

今上即位之五年庚辰歲僕始隨計吏來舉場中聞用晦名籍甚有司考藝俱登甲科覆試殿廷不中上旨雖命未遇而交愈親矣故僕送用晦下第詩有明年同醉杏園春之句擢第之日卒如斯言補吏以來於今八載

洎僕歷東觀踐西垣遷諫官掌書命殆三年矣而用晦尚以光禄丞領維揚關市之賦青衫瘦馬受代而來橐括其文未始衒露何其自待之多也先是用晦之在淮海也雖屈其才亦幹㡬事故總漕運按風俗者奏課以聞至是或謂用晦曰可移文相府請酬前勞則增秩之命可得矣用晦聞而答曰非知言也吾學古聖賢之道以取禄位不幸而司筦庫又烏以羨財而為功乎如有用我者則關譏而不征矣豈終為俗吏耶士君子聞而

壯之內翰武功蘇君即薛氏之出也視用晦為外兄敦勉誘激俾獻文以自試不得已而從之始以所業四十編拜章進御天子嘉之試於鳳閣文不加點數刻而成爍乎千言聳動臺閣翌日循近制改著作佐郎延英中謝上又譽之未幾有建陽通理之命是行也位雖未充而名以大矣恩雖未渥而知則深矣詎非歷試之漸大來之階乎且將慰慈母省元昆浮舟東下吟嘯山水閩之才子得以師其道閩之遠俗得以覿其政又何窮達

先後之足云乎於是兩制三館之士為詞詩以餞行且命不才序冠其首

送上官知十序

古者大夫三月而葬戰國已來禮文殘缺葬祔之制動或踰年筮仕者復貪功好名率曰忠臣不得為孝子甚無謂也故吏部著式祖考未葬者不與調選亦救獘之一端耳今聖人以禮示萬方以孝治百姓陳力就列上得忠於國生事死葬下得孝於家臣子之道焕乎有光

中吳通理奉常丞上官公起家倅於洋再命涖於蘇丁
先明府憂喪問既至奪情詔來銜哀在公綽有勤政越
明年國家展圜丘之禮灑漏泉之澤幽明存沒靡不霑
浹贈先明府太子洗馬亦既受代飛章帝閽請改葬於
高密詔許之先明府為宰字之官有循良之譽貞遯田
里鄉人法之又見其子擢進士第歷廷尉評遷大匠丞
登朝為賛善大夫今終之日鍾是賁飾非積善有後疇
能與於此乎是行也郡縣郊迎父老改觀褫朱紱具衰

棠號寵穸之前火絲綸之命外姻同位得無羨歟蘇臺郡守士庶榮而餞之長洲長王某屬邑也序以志云

送廖及序

澤被天下者天下人戴之為帝皇化行一國者一國人望之如父母故五等諸侯南面而治皆人君也但隆殺有異耳仲尼不恥中都之小者行乎道也宓子賤巫馬期盡心殫力一邑者為乎人也豈以位之高下為意乎今之宰邑者異乎是哉不顧巳之道不卹民之病率曰

吾恥折腰也歎徒勞也曾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百里乎彼百里之民尊其宰而望其惠矣苟施澤於下盡禮於上固邑宰之職然也矧未能愛下而欲慢上耶是則天子利及百姓教流萬國不當父天母地脩圜丘方澤之禮矣所以然者不自大而示有所尊也況臣下哉宰邑者其志之鉅麁古之名郡也今之通邑也戎車未息民賦且繁慘舒之權雖制於郡國字育之道亦繫於今長廖君由文學之科採政事之要是行也當行道

而惠人矣肯以下僚為念哉

送李艭學士序

唐韋處厚由考功員外郎出刺盛山為詩十二章當時名士自元白而下皆和之韓文公為之序以為考功顯曹盛山僻郡非處厚道勝自遣不能樂於詩什流播編簡以為美談司封李學士嘗以文行策名江左上即位之二祀鑠廳舉進士中甲科在館殿十餘年其間司外計典大郡亦尊矣又以史職出佐廬江而怡然自得何

道勝之若是耶將見乎吟詠江山傳聞輦轂俾朝之名士若元白者屬和成集其希韓者願為序以繼其美告行有期聊以為送

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河東柳無疑江左之聞人也在霸國時褐衣上疏言時政得失李國主器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尤忌之繼出為縣宰所在有治聲皇宋平吳之明年隨偽官得雷澤令雷澤僕之故里也始與之

交逮今幾十五載建尹三邑州縣之職困於徒勞居低
摧窮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髩生雪朱衣有塵知
其器業者共惜之淳化元祀始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攜
文三十卷叫閽上書且請以文章自試天子壯之下章
丞相府翌日召試且舉漢時以粟為賞罰事使析而論
之無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吾君吾相皆以為識治體
而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湘源其官尚卑其郡亦
小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與夫諂權媚勢奴顔

婢縢因採風謠司漕運者言而得之者遠矣於是沿汴達淮浮江湖入湘潭是時也可以吏隱未可以行道況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民訟甚簡兵賦甚鮮固可卧而理也如能致身於不才之間放意於無何之域則又不知縣令為著作耶著作為縣令耶或過故國動黍離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刺則於道遠矣於生勞矣勉哉無疑善飯自愛

送翟驤序

士君子謂不由進士第者為終身之恥貴而不歸者有夜行之刺祿不及親者立不仕之戒兼此三者士龍是行之謂乎士龍嘗策名江表有年矣皇朝平吳之明年始歸於我兵革之後旅食於京師懸於養親不暇擇祿因隨偽官署一簿於雷夏考滿改一尉於彭城折腰作吏六七年混無名之徒食有道之祿士龍恥之八年復舉進士科中第遷從事於廣陵廣陵即其里也故廬半空喬木斯拱物華人事依然舊情飄飄綵衣奉版輿而

東下昆弟妻子羅列目前手調尊罏躬掃墳墓孝子之願畢矣噫大丈夫得其時而行其道者必能師表一人利澤百姓匪獨善人之謂也然立大功居顯位必由乎命士龍豈無志乎如見其策美名歸故里侍偏親亦旅人之小亨也行乎哉士龍宜自愛

送徐宗孟序

余去年出内廷臨滁上境與合淝接聞其郡大獄繁號為難治而使車游客往往道合淝從事徐宗孟者能佽

助長吏咸得其中未幾以書遺我見其文好奇而尚義者今年果被名赴闕路出吾郡與之言又見其孜孜不忘於仁義也宜乎慕孟軻而名焉且從余乞言因書以為送

送江翊黄序

僕直翰林時進士錢易數以文相售其中往往有贈江翊黄詩怪其名異於常所謂進士者今京西轉運太常姚丞鉉赴職時來與余别盛言生之才用是於生之名

甚熟不知果如何人也夏六月自内廷謫官滁上下車數日生縫掖而見覿其風骨秀朗言論和雅則錢之交姚之薦斯得之矣又繼之以好古近道趣向不俗修之不已可為聞人況一第哉遽來告行書此為送

乾隆御覽之寶

小畜集卷二十